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之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諫簡點中男入軍

諫復龐相壽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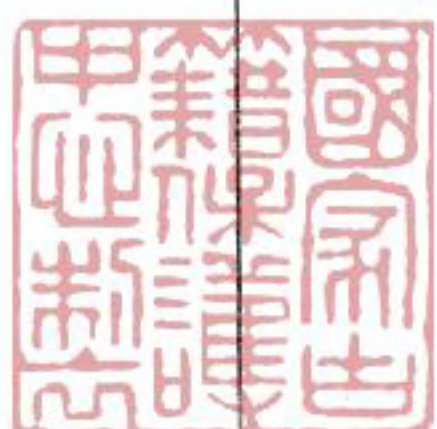
諫斬叱奴噶

諫武官起服

諫討擊馮盎

諫科租孝孫罪

諫決王文楷杖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訛謗

諫國家愛珠

諫西域諸國入朝

諫科園川縣官罪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於虢州採銀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遣使西城市馬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卷之二

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責顯仁宮官司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諫出韋元方為華陰令



諫平高昌以為州縣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封禪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諫禁張士貴

諫案驗告訐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閻堅妄有所奏

諫責房玄齡等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諫上書多論綾錦

諫移魏王居武王殿院

卷之三

對突厥大雪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隋日禁囚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西胡愛珠

對奏事戰懼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西蕃通來幾時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鐵之為用

對侍臣金無諫爭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吐谷渾使人懼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日出山東養馬

對隋主入突厥界

對不見讜言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藉我撫養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兒子常一處
對無事與公等飲
對言者君子之樞机

卷之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平定四方
對刑法寬猛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對隋大業起居注
對帝王有盛衰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月令早晚有
對讀書善事
對弘演內肝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對百姓安否



對宇文創業

對君臣治亂

對山崩川竭

對隋主博物有十

對往歲馬料

對古今人同異

對慶善樂為文舞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封禪

對積德累仁

對賢人出任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加蘭暮罪

對陵敬乞貸責所舉

對高麗三蕃僧求學

對可愛非君

卷之五

或奏公阿黨親戚

權貴疾公

霍行斌告變

房玄齡考績不平

侍宴於丹青門

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御西堂宴集

文德后載誕侍宴

進五代史

讓左光祿大夫

太宗移舊閣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皇孫載誕侍宴

上類戴氏禮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豫章公主薨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辭太子太師

手詔問疾

手詔重問

賜殿材為起堂

太宗親臨喪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太宗臨朝詔羣臣

卷之六 新增

對人主明暗

對天子無所畏憚

對治國如治病

對作飛山宮

疏陳十思

疏取鑒於隋

疏信用君子

疏宜信大臣

對朝臣不論事

疏言漸不克終十事

目錄終

魏鄭公諫錄

魏鄭公諫錄卷之一

唐尚書吏部郎中鄭瑒奏集 尚書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白吳華 雲校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即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勅已從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為准折公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軟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平分萬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
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為况以太山之安而輒
行此事為陛下為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
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諫簡點中男入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令取中男勅三四出公
執奏不可德彝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中男內大有壯者
太宗怒乃出敕中男雖年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
署勅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點入軍若實大
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公

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畝非
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
取給然比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耶但為禮
遇失所遂使人無鬪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
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
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
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
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
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
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

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來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所取信又其理所寄唯在縣令刺史年常檢閱並恣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鄉閭執疑鄉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徒如此天下若為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諫復龐相壽任

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祇應為貪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惧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諫斬叱奴隲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案驗
竝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太宗
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陛下設
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
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服

武官丁艱屢有起服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
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華之事自
有墨緣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諫討擊馮盎

嶺南諸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蒙
中郎將牛進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國初
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
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
者道路不絕柰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若反即須反
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
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田洞此則不反之
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
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

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
蒲州刺史韋叔諧自外散騎侍郎李公淹充使既至盡即
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
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無惑唯魏徵
以為千古之弊不為繼亂發机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
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
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徵不可不
賞乃賜絹百匹

蒲州蒲阪也
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

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勅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
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及孝孫臣
恐天下貽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
下罔上為孝孫為辭溫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
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
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勿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
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此為責祇是陛下負
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慄然作色公曰祖孝
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
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群臣衆

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以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管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况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愚以為文楷識陛下恩貸見寂是大臣不時感逼論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文楷不問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訕謗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歛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髻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公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諫國家愛珠

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王俗對曰最愛向珠以

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為愛重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
交絡身太宗哂之公曰此物誠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
諸胡愛重珍寶若遇好珠則傾家市取乃勞北虜藏之於
身內此人有所經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間
皆以為笑然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即以我為
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旦唐沉水等諸香
用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為虛實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何
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諫西域諸國入朝

高昌主麴文泰將入朝也西域諸國咸欲遣使乃勅胡人
壓但乾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公諫曰中國始平瘡
疾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糞數
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復加於此也若任其興販邊
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
二年天下寧晏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
夷勞弊中國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減千人使緣邊諸
州將何取給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後方悔之恐無所及太
宗然其議乃追壓但乾干還

諫科園川縣官罪

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園川縣

有宮人先舍於令廳請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又
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令已安置訖古丞裴載家口後
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曰此等官職都不
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見李靖王珪等如此見代宮
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空皮約等決杖一百解官仍棄職
團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不
許移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言者過誤發陛下嗔怒如其
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
除僕隸其妻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
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
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
州縣交涉唯得供其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
官人不益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
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
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
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然
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
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

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教親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緡，四百匹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為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否？」對曰：「貞觀之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事觸類為善，志存儉約，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至於諫爭時有忤色，以此為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敬俱以告訐為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聘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群臣信挾回邪，獨不可以小謀大。若群臣素無矯偽，空使上下離心，以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申其枉。

正其餘疎賤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匹俄而姦狀漸露遂免仁敬而出萬紀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貴要言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八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耶我若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卿若不為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

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

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
何容易

諫於虢州採銀

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勅殿
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為勞擾公
進諫曰昔堯舜置壁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
千祀陛下魏盛德思與堯舜比隆其定大功遠喻湯武
之烈所急在於仁義所寶豈是珍奇珍奇既積仁義必損
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
即令停廢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太宗御兩儀殿謂公曰朕比來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
昔年對曰若威之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
級而論若德教潛通人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亦
甚遠太宗曰遠矣來朝應由德教所加德教不如昔時功
業何以得益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教為心今以海
內無虞漸更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是不如往時太
宗曰今所行與往者前何以為異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
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爭悅而從之四年以來不悅
人諫雖僂俛聽受而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公遂

指陳之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罪死孫伏伽諫曰法不至
死無容濫加遂賜蘭陵公主園准錢百萬或曰所言尋常
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
之使言也某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安加等級人有言
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當與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
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少卿戴胄奏云法止合徒陛
下曰我以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即時殺非臣
所及付臣法司法不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爭
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曰曹司但能為我作如
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者某縣丞皇
南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諍臣奏稱賈誼當漢
文之代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諍于時
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受諫太
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表
道之時都自言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覺志意漸移公
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歷諸國市馬
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事

為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
不得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既不可
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
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
三十鑿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
償其道里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遵擬三王之上
奈何至於此事欲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
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
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
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件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
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
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魏鄭公諫錄卷之二

唐尚書吏部郎中魏鄭王方慶集 明尚書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白英華 實校

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
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公聞已許嫁
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為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
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以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
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飢寒之患願嬪御則欲
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
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為人父母之義乎臣所

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
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冊使左
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
挺等內外群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
可即止陸氏又抗表云其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
資財無婚媾交涉太宗謂公曰群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為
分練公曰以臣妾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
宗曰何謂也公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
為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為萬泉令每恐
俱不全首領此陸氏謂陛下今雖谷之恐陰加譴責所以
反覆自陳不足為佐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
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蜀王妃父楊警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
其子為子牛於殿庭自刎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
是國親故生節日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
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杖仁方一
百免所居官公進諫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為其所憑時
除之不易况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漢晉已來莫能禁禦武
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仁方既是職司能

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
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
一人備預不虞為國常道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
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所言向未思耳然仁方專
擅禁不奏問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答三十放之

諫處張君快等死

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
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
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尚書任城王道
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為意
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
為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據律劫殺傷財主
者皆死謀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餘皆酌流劫賊重
謀殺輕赦是一時之息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則君快
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
幾人行劫公對曰三人下手者處死罪太宗令議：定奏
問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
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為非法

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為王下馬王又不
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隳國法太宗曰
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為君也然則人之
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
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
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
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青王珪乃忿怒
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辭

諫責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
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
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
物不精或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乖行
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為
供奉倘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
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傳陛下日所親見為其無道故
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兢：每事儉約恭謙盛烈貽訓
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為奢麗也陛下若以為足今
日不啻足矣為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

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國公李請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于破之其部落或投
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之公諫曰
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
神武且其積代為寇百姓寃離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
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
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
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
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過

王欲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蓋齊博曰
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
厥服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
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
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晉代有
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鄯欽江統請送塞北武帝不納欽統
等言數年之後遂傾漣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
齊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春虎自遺患也齊博又曰不然
聖人之道無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
我：授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以禮法數載之後自

為農夫選其苗首遺居市街畏戒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部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彥博計微與火同音

諫出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自外部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為華陰令公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霆怒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為給使夜行遂出勅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宦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為言語見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深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為川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為川縣公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高胡稱其道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代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場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諫高昌不失臣禮

此諫高昌不失臣禮

太宗謂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禮豈至弑亡朕乎此一國甚

行內懼今欲永隆功業唯在上下不驕進拔忠寒以自匡
正黜貪殘用忠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三道守
茲寶位公進言曰臣觀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誠懼採錄
堯之言從忠讜之策天下既安恣情肆欲其樂誦諛惡聞
正諫張良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廢嫡立庶良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言况陛下功業之
盛以漢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即位十有五年聖澤光被
今又平矜高昌屢以安危係意方欲納用忠良開正言之
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管仲鮑叔牙齊威並飲桓公謂叔
牙曰曷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
在於魯也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
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
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笑謂公曰朕不忘布衣公不得忘
叔牙之為人也

諫封禪

貞觀六年句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宗
欲封太山數與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群臣
咸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違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公
諫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
耶曰功高美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乂安耶曰乂安

矣遠夷不慕豕耶曰慕豕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
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
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諸夏人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豕
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
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
人長患十年疼痛不息醫藥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
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良醫
除其疾雖已久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為疑且陛下
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日伊洛已東暨乎
海岱薈萃巨澤滌滌千里人煙斷絕雖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曷足以當未厭遠
人之望加年終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灾風雨之
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亦有人之誦
衆無以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傍注
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尺璧者棄其瑕
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
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
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

諸將君集萬物以外五品已上有功歟無罪歟者其考請
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書美
文工不敢盤於遊田傳走虞箴稱夷羿以為誠昔漢文臨
霸坂欲馳下衣豈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馳
六轡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若欲自輕其柰高廟
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曰力稱鳥獲捷言慶忌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有鳥獲之
猛逢蒙之伎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
無患然亦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春時因留射獵薛廣德
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
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亟反宮上即日還臣竊思此
歎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
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
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閑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
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
下慰郡察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
今以後深用為誡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執中郎郎將等士貴
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徧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
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為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
之任職在爪牙去以心齊取其誠教行杖小有不稱未是
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為後法又以杖輕加責
彌復驚駭物情假令推得阿松終恐有虧聖德太宗大笑
遂令釋之

諫案驗告許

太宗聽告許之言案驗多謬公進曰凡欲教化必在上下
相親朝廷輯睦今則告許者進過惡者不齒君子苟免小
人遂志莫相勸誠任其是非國俗如此何以求化太宗納
之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勅大理
卿孫伏伽推鞠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公諫曰萬
均兄弟誠款蚤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
伏伽自了若事無指約萬均必共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
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穆公飲盜
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纒之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

列名五伯垂芳千祀况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
不法何以示遠太宗納其言而罷焉

諫新羅國獻美女

新羅國獻美女公諫曰臣一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進
女未去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
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斷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
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不得已然後遂其所欲
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

諫閻豎妾有所奏

閻豎使還妾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公進諫曰閻豎雖微狎
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為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
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笑曰非
公朕安得聞此言

諫青房玄齡等

房玄齡高士廉問以府以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
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
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公進曰臣不解陛下所責
亦不解玄齡等謝玄齡等並是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何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臣所不解且所為有利害幾
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奏陛

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齡等問既無事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與

桂州督李弘節身死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勅案之公諫曰陛下生平教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過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賜居官終沒不言貧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惡有諛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却不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穆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穆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闊表往來極為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之三

唐尚書吏部郎中鄭瑒王方慶集

明尚書戶部郎中清吏司主事司吳華

雲校

對突厥內大靈

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境內大寒雪人飢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其人情大惡太宗問之謂公曰觀古來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鄉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諷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欲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以鄉以為何如公對曰昔晉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戰教勝戰教則人疲教勝則主驕以驕主馭

疲人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
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太宗謂公曰今北蕃擾亂須發兵收取河南地公對曰突
厥雖亂未甚指的必其手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愚
請更詳審太宗曰古有好仁義而亡者有好戰伐而滅者
朕意止欲安靜得非病耶公對曰靜者為化之本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
化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

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
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
殘去殺大亂之後將來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
指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
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
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親
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
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
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

其亂甚矣既勝之後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顛頊征之既克
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
紂為無道武王代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
不返淳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
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
靺鞨內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為編戶太宗每謂侍臣曰貞
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
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突厥
萬代以來常為勅敵今頭首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
使我不動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
謂公曰王雖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
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約我
以仁義弘我以道德使朕勛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唯惜
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匈奴破滅海內康寧自
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群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
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稱所委其功獨在朕乎何敢飾
讓也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上封人多請太宗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對曰
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惟

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對隋日禁囚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十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恠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八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縛被放出亦遭推劾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十人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誦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固圉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對齊文宣何如人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殺之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八臣之禮朕即殺之天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

其官蔭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軌
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
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
以遏其患所以惟致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群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今
中夏人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
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兼以慎朕見隋煬帝纂祚

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頹利近者足為強大
意既盈滿禍亂斯及表其大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

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
便肆猜忌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

之德自觀此輩何得不誠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

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幸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
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

矣然每觀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

臣聞範叔牙飲桓公呪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

竊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
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
立節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問拓跋使人曰拓跋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
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
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
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
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
滋味玩悅声色所欲既多所須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
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
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
遠體諸物皆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古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
咸曰貪財損已實為可笑太宗曰勿唯笑胡今官人貪財
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
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
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笑公對曰

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對奏事戰懼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况爭諫之人出言皆是觸忤頓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朝任不得人遂至亡滅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鷄鞍馬聲色味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

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鬢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嫱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厨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之賢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對西蕃通來幾時

太宗嘗御瑤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時公對曰禹貢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叙不明境域西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此已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群臣曰朕聞漢武帝時為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大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蔥嶺已西鎮守俱未當死者維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即有白骨狼籍北築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聚而為盜煬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祇為不聞其過朕以此事亦為鑒誠今與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勿得面從苟相悅譽且朕素無學術未聞政道一日萬机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致有失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既以漢武帝隋後主為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

也群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弘至化砥礪群下臣等敢
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
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騁其欲以
事四夷間蒞醬而開邛杖貪良馬而通大宛北逐匈奴南
征百越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
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權估鹽鐵征稅閭市課筭
舟車告緡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外內困窮無以給邊
費議以營田代卒糞以助軍迄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
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場帝恃其強
盛思欲追蹤漢武式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戮
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為殷鑒所謂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
十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為
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為
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
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誠懼故知賞罰
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為難故
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

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
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患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材不顧其
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

對鐵之為用

太宗曰鐵之為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
意人皆愛之公曰兵杖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有豐
年人以為貨故請云豐年珠玉儉年糶粟太宗曰正為蓄
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
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
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茲
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謬謂為忠則人皆晏
子陛下每稱注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世克優劣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閔中王世克李密各自割
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
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世克言議分明繁而寡要
為化但為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
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為誠

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常以此為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泰稱其使大戰懼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為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即敗亡何得不懼也

對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勸人以贖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為一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不以官人違

法為意性多猜忌唯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寃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掛意且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定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識聖意太宗人謂蕭瑀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瑀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極意若其憂悴則曰彼將有也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况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

對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大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已來不過一兩代耳大業之末胡人極盛今一衰弊並為我擒以此觀之富貴不可驕逸也公對曰天下安危唯在為政善惡臣觀隋氏突厥之敗實由貪殘放逸陛下居安思危故得天下靜謐

對不見讜言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寔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誠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

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正觀八年
為諸道黜陟大使凡十三人分行天下
問民間疾苦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詣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
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
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
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區夏此之功
對古人未有

對人君所務寬厚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戮
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言可行否
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以安之策臣等見
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
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
公等假以為非朕終不改此志

對向曉後有一星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日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昏
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星公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
字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字星小短彗星如掃形令人
所謂掃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有無災變

者但能脩德灾安自消陛下固有天災遂能誠惧及覆思
量深自勉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灾

對人身假令無病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
里人求備理實為難公對曰自古為政但舉大體亮舜之
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為惡者
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古人居職豈能全不
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對百姓藉我撫養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安
穩今上封者唯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
容納許其進言則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短長
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對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我
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
教其上書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淨競且道俗事既
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與權翼以為不
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昇殿顏延之云此三台之
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

別見道人

對兒子常一處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家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相繼且又絕其親觀朕今供養太上皇與法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為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無事與公等飲

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群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顏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諉何容易匹夫之間出

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
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
古人以為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譬如陛下之所誠慎

魏鄭公諫錄卷之三

魏鄭公諫錄卷之四

唐尚書吏部郎中鄭州王方慶集 明尚書省郎中東道司事白雲華 雲校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
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瓦新竒斗拱至小年
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
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
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
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為政
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

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為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而兩主若為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為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瀆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脩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已自脩所以夷狄咸知致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為折衷公對曰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終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為此不得不惧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為難抵為出言即出善惡若人君出言欲開已過其國即與若出言欲人從已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為非皆言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逐其心矣太宗曰然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叅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

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鄉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誠勗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教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令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紜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畝遂獸罟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者曰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

之中厥而教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弋之憂電置保淵厥
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
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
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同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
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同四國
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
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
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為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
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
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為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
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
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人時呂
不韋止是脩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之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
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教人
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
逾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

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為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反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內肝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為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仇今為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常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上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畋獵尤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准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

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君甚難折衷從容諷動使行之孔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漢元帝嘗耐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頸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匹賜物七百段并給傳乘至是還奉見馬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主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闕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闕已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對宇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地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為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為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為二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作人已彫殘而哀歛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違何者為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怙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終得免亂亦甚艱幸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為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為災太宗曰然

對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難縶羸旋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後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十人出准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為往日人必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必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日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關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捐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慶善樂為文舞

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樂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者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無脩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游唯柴紹實誕然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為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後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麗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而周獻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皆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雖妄得朕若任隋朝不過三衛六白情慢不為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為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任秦不踰亭長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

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太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高高既是中岳何謝太公等評議

對積德累仁

太宗問公曰朕為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優劣公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下之利

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禁主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企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輔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

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古以來元首朕肱不能備其或時君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驚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賢臣以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為苦此由陛下居安思危致不怠太宗曰萬机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對加蘭慕罪

太宗與大將軍蘭慕語慕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繫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蘭慕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蘭慕遂能却更思者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凌敬乞貸責所舉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也公對曰臣等每問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書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以臣等所說事實未非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甘心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游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

須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為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巒夷亦無益也

對可愛非君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唐尚書吏部郎中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唐尚書戶部山東道按察使司主事司吳華雲校

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遠嫌疑為人所道雖情在無私字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損君衆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經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體一同未聞不存

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
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
遂懷隱避公乃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
敢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
良有異乎公曰良臣機與咎歸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
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
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遠
矣太宗謂曰君但莫違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一
百匹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
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
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愛理道
政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克己為
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
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
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不止

霍行斌告變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由
緒不須鞠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

聞而有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
安請鞠之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愚
人相謗豈能由已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
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稱無阿私必
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
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扶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
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
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
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
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鞠若虐失委大臣之體且萬
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
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無
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
問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
東宮臣等疾之如讎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
既能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

足謂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微每諫我不能得即嗔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為不得公曰昔舜試群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為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教犯龍鱗太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頓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群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庶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待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群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蓋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

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耶乃令李靖充使公從往九成宮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十行謂靖等曰朕自為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為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疲倦唯魏徵與朕為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濶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

文德后載誕侍宴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群臣於丹霄殿太宗命公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朕知君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日遂與公碁終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尚乘馬一匹并金裝

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中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安危唯恐是寄假使公全無兩日猶當舉公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今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會議以為未可

太宗移舊問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問伊乃誇我作望陵臺公等須為我鞠問取謂楊師道曰卿道義行本作處用十車

銅閭誰道師道奏曰魏徵道太宗問公曰何以生此公不

應太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諍爭語臣若道姓名某

即是訕謗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

為在下不向朕道是朕盡心向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

御史引出鞠問之乃謂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曰朕於天下

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懷悚惧魏徵於朕非

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得朕借問遂有所隱

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盡心昔蕭何有大功於

漢家祇為請上林地漢高祖尚繫械之訖魏徵勲庸豈得

與蕭何為等朕為其能諫爭遂寵過至此乃恃寵自驕朕

昔問房玄齡事答云不知微當即奏稱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遣御史推問乃負氣作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爭還作此驕慢亦須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顧惜看伊意况似國家不得伊時即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得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勅杜正倫連接問公附奏稱此閣初移臣等面奉勅旨本為避濕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議臣初聞望陵臺名即欲內奏仍共揚師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閣名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即奏至尊聽其與說不願即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

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官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閣處須釘鑠甚急恐少便須市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臣即語云移一舊閣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舊事料理釘鑠須十車五車臣即向師道說前日面奉進止所造蓋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曰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小事即以為多百姓不可家至戶說那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謝太宗令韋挺謂之曰卿罪重於千鈞朕任卿使卿踰於管仲自近來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問卿事遂隱

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恠恨向若遂即不道終不與卿相見
欲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耶賴卿出外列其
姓名朕錄卿忠誠所以不責公對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
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可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
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內愛養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軍
國机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
無由奉見聖顏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
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懾
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
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
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
人公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
暇豈有所益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太宗幸積翠池賜貴臣宴太宗曰今茲年穀既登邊方靜
息因此農隙與公舉酒。酣各詠一事公得西漢其詞曰
受降臨軹道爭長赴鴻門駢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
經栢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親

微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宜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群臣等奏稱皇太子多已長成而陛下物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王若生莫不扞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喜酒酣太宗召左僕射齊玄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剋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勳何所與謙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謹國安人利犯顏正諫匡朕之遠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類戴氏禮

戴氏禮并為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兩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整正特進都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一十匹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獨為所稱房玄齡對曰為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為有王景略太宗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公拜謝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以著素服群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恭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寧安又行師用兵威動勅敵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諫朝夕致：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為務無所欺肩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如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已過如善為文章

工諸伎藝皆自謂已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詆訶
蕪音拙句往：而有又譬傅母養子類而豫飾乃堪見人
若櫛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鑒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
須得匡諫之臣道其愆過即其為政無大乖遠一日萬机
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
朕失其進喻故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瞭見已形既教諭
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高士廉等歡
勵之

辭太子太師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親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
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加魏徵
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
皆曰徵昔為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
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為太子太傅公自陳
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
為輔弼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
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山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
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情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

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
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閑知此後可以信來
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
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天臣進一人則
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展力所以
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
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
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
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
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

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此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
輕上皆有為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
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
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
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
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
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為政
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心所嫌則
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

為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而已
除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為勞思委頓始驗任人則
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比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書何盡
心略而言耳

賜殿材為起堂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為營造公謙讓不受太宗慮公疾
甚乃以小殿材為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使齎素屏風素
褥几案牀等就賜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
曰觀卿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為
橫濟黎元經圖達化耳豈為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謝

太宗親臨表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
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坐夕何似但得眠即無苦以卿有
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以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
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公對曰發不恤緯
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
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動止輒奏皇太子亦再
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

太宗趨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
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
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魏黎洛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
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時絹布千段米粟千
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宦志也十字下
文七州諸軍事相州刺
史二史云相州都督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勅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
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勅宗之太宗因望送
作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
饒慘日映峯沉愁雲隨蓋轉哀笛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
望情何極浪：淚空法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御撰碑
文及挽歌詞仍親為書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煙閣觀其
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為其辭曰勁篠逢霜摧美質台星
失位夫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餘形無復人

太宗臨朝詔群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
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
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
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藁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

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
公卿之情有愛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
間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
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多往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
於笏知而即諫也

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魏鄭公諫錄卷之六

明吳郡學生袁年增編

對人主明暗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
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
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
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
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對天子無所畏憚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對治國始治病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雖愈猶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諫作飛山宮

上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步失可不念哉

疏陳十思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過逸樂則思

搏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諛邪則思正
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
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骸以代
百司之任哉

疏取鑒於隋

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
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
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
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
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危之理皎然在日昔隋之未亂也
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
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乎莫如止水鑒敗莫
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
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
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疏信用君子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
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夫待
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
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其遇小人也輕而狎

抑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收况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六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弦韋

疏宜信大臣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樞机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惜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道刀筆之吏順旨弋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代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對朝臣不論事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

右九條凡司馬六正公資治通鑑

疏言漸不克終十事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變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

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遠使市索駿馬并訪佐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轅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懼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之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收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不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謀輒曰弗為此

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乎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見
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舉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
而遠之輕小人也仰而進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
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小
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
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人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
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下望朴素力役重而糞農業興不
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
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來刁心好惡以衆賢
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

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
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何行守道疏間此
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后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
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
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
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司所短詰其細
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致
治道常若不及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
事興兵問罪達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
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

早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此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匪當下顧而不遣三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於塵遮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忝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紫馬妖不亡作今早嘆之災速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十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立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可達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

見之無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尹臣之義賜黃金十斤馬二

匹

右一條見唐書本傳

按資治通鑑洎唐書列傳載鄭公諫數十餘事皆錄中所無者公一言一字莫不欽亮其君此不可弃也地官華補菴先生將以立道風天下校刻此書命予重校敬錄此十條附簡末另為一卷以補前人所遺云
嘉靖丙午三月之望吳郡彭年敬識于光霽樓